

中國的新生 (上)

范興國

從中美外交歷史悲劇中站起來

危疑震撼那日子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元月二十一日，艾契遜宣誓就任美國的國務卿。這時，我們先總統蔣中正也宣告下野，將總統職權交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此在中國現代的歷史命運上，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寫照，一面是美國艾契遜擔任國務卿，在國務院中推動出賣中國國民政府的陰謀；另一面是中國在最危急的情況中，竟然自己把他們的革命領袖請下台來。閉着眼睛想想，此後國、共對峙的戰局，是個什麼結果？即是一個在大學裏選讀中國現代史的外國大學生，他沒有翻開下面的歷史扉頁前，也將可以猜出這個必然的歷史結果。

中國國民黨的領袖 蔣中正總裁在總統的職位上，引退下來，一心懸念中國國運的飄搖、危疑、震撼，此刻一切的一切，就是如何使中國亡而復存，廢而能興。他的引退，就是想挽回全國已死的人心，或者可能激起國際間某些正義的申張。

他席不暇暖，往來舟山、上海、廣州、廈門、重慶、成都……為的是一時一刻都不願放棄他

對全國軍民同胞的責任，等他盪衡了當時整個中國及世界的大勢後，他慎重地作了一個最後的決定：要忍辱負重，另找一片乾淨土，作為復興基地；只有臺灣金馬，正是策勵中興光復的乾淨土。無疑，中國大陸的淪共，不僅是中國現代的歷史悲劇，實在更是世界人類姑息暴力與同情共產主義的羞恥。

美國歷史學者大衛麥克李蘭，在其所著：「國務卿時代的艾契遜」一書中，對中國大陸淪共的悲劇，有一番細緻的描寫：美國政府當局，原就理論上言，似在考慮是否運用美國的部隊，幫助國民政府，協防長江的防線，抑或撤離中國。可是實際上，并未這樣做。而使中共獲得三個月的時間，重新整編訓練他們的軍隊，渡過長江。使得美國無法及時準備足夠的軍力，來捍衛中國的南方。致使後來不能改變中國大陸落入共黨手中的結局。兩年後，美國政府公佈「白皮書」，就這一事實提出檢討；它的假設，就在認為中國大陸的淪共，係國民政府的命運所註定，對美國之不能在其能力所及合理範圍下，有所作為，而改變這一結局，并無關聯。

實際上，中國大陸的淪共，對美國在遠東的

影響，可謂既深且鉅。領袖 蔣公會說：中國大陸的淪陷，乃是亞洲和世界危機的根源。難道美國政府就真的不知道中國廣袤的土地與龐大的人口及豐富的資源，一旦落入中共之手，必將為遠東太平洋地區帶來橫禍。美國嚐到這個苦果，便是翌年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韓戰爆發的十八個月後，感到他們雖然反應迅速，透過聯合國組成聯軍，積極阻止了共黨的侵略戰火，而也祇是以強大的海、空軍力量，持續抵抗來自中國大陸的「抗美援朝志願軍」，以及勉強固守釜山附近的軍事據點，弄得美國大軍焦頭爛額，應接不暇；叫苦連天，徒呼奈何。

檢討中國大陸的淪共，與艾契遜指揮國務院所釐訂的對華外交政策，有着極為密切的關聯，簡單地說，就是他曲意將亞洲一個最重要的國家——中國，使之變成共產世界的一員；此事非比尋常，自然為他個人帶來了許許多多的美國輿論的指責。艾契遜是一圓滑的外交家；善於詞令，他提出兩點理由，就想搪塞掉這樣一個大的問題：

(一)美國政府，沒有適時告知美國人民，關於美國所牽涉國民政府在大陸崩潰的原委，所以備

受輿論的責難。

(二) 美國共和黨為贏得一九四八年的總統大選，特別選擇國民政府軍隊驚人瓦解戰敗的事例，作為攻擊在朝民主黨政府執政的過失。

他這兩點談話，固無疑問，屬於外交詞令。

我想，艾契遜擔任美國國務卿，他怎樣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活動，應是關鍵所在，把這一過程，作一平心靜氣的回顧，可以使我們溫故知新，不致在新的世局迷惘中，徬徨焦灼。

艾契遜政策的底蘊

大衛麥克李蘭博士，在他所著的「國務卿時代的艾契遜」一書中，就說艾契遜的思想觀念，甚同於以前那位來華調停國民政府與中共和談問題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他們一直都認為，美國介入中國的內戰，不論是幫助國民政府，抑或是幫助中共，不僅不易獲得普遍的支持，也不能使中國和平安定，因此當時美國政府如果牽入中國的內戰，便是一項政治的錯誤與戰略的錯誤。同時，艾契遜更從不同意美國政府在當時中國的情勢中，採取或應當從事任何的行動，以為救援。

馬歇爾一九四六年來華調停國共和談失敗之後，艾契遜便認為這時對中國，應該採取的第一件首要工作，便是切斷對國民政府在崩潰瓦解中支援的損失，較之與國民政府公開決裂為佳；祇是期待在分離的過程中，觀望國民政府最後在大陸的崩潰為止。

所以，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美國國家安全

會議，建議將特別授與中國的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援助中，所剩下的六千萬美元的軍援物資，停止輸運中國。艾契遜更是亟力贊成此項建議，他所強調的理由，即是這批軍援物資，必將輕易成為中共的囊中之物。

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杜魯門總統通知國會的領袖，謂其已下令停止援助中國。杜魯門的此項措施，立刻引起參議員范登堡 Arthur H. Vandenberg 等人的激烈反對，范氏認為杜魯門總統的作法，實質構成了美國犯罪的責任，無異「我們這羣人，把可憐的中國，作了最後的一推，使之跌進災禍之中。」并且特別強調「不要讓我們的手，使他們流血。」杜魯門由於受到國會的政治壓力，不敢掉以輕心，乃於二月七日告知艾契遜，他還是決定聽從國會的勸告，對援助中國的物資不加禁運或暫時中斷運輸。可是，艾契遜仍懷抱其個人一貫的成見，這個成見，可以艾契遜二月七日的備忘錄中所記載的一段話，作為說明：「以中國的國民政府未能聽從馬歇爾將軍所擬議的『聯合政府』構想，藉以中止國、共之間的仇恨與敵對狀態，然而國民政府所提一個臨時過渡政府的方案，使得中共在中國獲得合法的地位，遭到懸而未決；而且後來又強調以武力解決問題，與馬歇爾的主張，遂致對抗衝突；抑且國民政府的此一解決方案，又非其軍事能力所堪勝任」。故艾契遜仍以延緩運輸物資援助中國，為滿意的辦法，而不必拘泥形式，并且使得國會還看不出美國政府當局，對正在中國戰場上作戰的國民政府，發生任何公開絕裂的現象。

國會意見未受重視

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有五十一個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寫信給杜魯門總統，要求任命組成一個委員會，來立刻重新調查中國的情勢。二月十五日，艾契遜接受杜魯門總統的命令，會見這些國會議員。同一天，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博士在華府焦思苦慮，作最後的掙扎，向美國要求新的承諾，包括要求美國迅速派遣軍事人員，來華支援國軍作戰。艾契遜遂與 Butterworth, Rusk 及 Nize 等人商議，咸認中國的局勢業已如此的無望，還是中止一切對中國之支援。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艾契遜應共和黨國會議員之邀請，出席辯護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指出美國繼續對華援助，將會導致相反的作用，因為這樣作，國民政府不能再獲得勝利，則祇能拖延戰爭，直接的軍事勸告，對於國民政府而言，已經不能發生作用。艾契遜表示他個人的困惑，是美國對華的政策，將來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定要等到塵埃落定之後。It's ought to be until the dust settled.

這期間，還有一點隱秘，就是艾契遜告訴國會議員說：「不要低估，也不要挑撥誇大美國對中國的反感，實則中國并非一個現代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就是中共一旦統治中國，亦將如前朝各代面臨許多困難，不能處於遭受攻擊。中共在中國面臨着一個困境，我們必須等待、觀望，直到煙消雲散，塵埃落定，我們才知道何處可以建立基石。」

但是艾契遜前面這個預言，或謂判斷，不久為事實所粉碎，那就是中共在赤化中國大陸後，馬上能在民國三十年的六月，發動大規模的韓戰，揭開另一幕歷史的悲劇。不過，由他各方面談話的態度上，也可以看出，在他內心的深處，所直覺到的應是國民政府潛在的脆弱，將要步向崩潰之路；不值得幫助。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參議員佩特麥卡蘭 Pat McCarren，建議提出一項十億五千萬元貸款國民政府的法案，以及派遣美國的軍官來華指導仍在戰場上作戰的國軍軍隊。由麥卡蘭提出這一法案開始，還有其他參議員，也建議使用美國的軍事力量，幫助國民政府制止中共的蔓延。表現了一連貫打擊國務院所可能對華不利的政策方案。在艾契遜致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湯姆康那利 Tom Connally 的函札中，就斷然否定麥卡蘭的提案；同時他也充份感到中國遊說集團在美國參議院內所形成的影響力量，不容忽視，而採取妥協安撫的態度。適國務院為求在一九五〇年的會計年度內，通過「歐洲復元計劃」The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艾契遜乃同意一九四八年對華援助法案，所未動用的部份，在超過四月二日的規定期限後，仍得適用給付。這就是國會在四月十四日討論「歐洲復元計劃」法案時，附加一條款，將美國對華剩餘援助款項五百萬美元，延長截止日期，到一九五〇年的一月。經過國務院與國會這次的妥協行動後，對盡早承認中共政府，要予延長的任何機會，也明顯地得到了妥協。艾契遜對承認中共的念頭愈來愈

熾，甚至輕視國會的想法。

承認中共遭遇挫折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南京淪陷；一個中共的官員黃華，在南京往訪司徒雷登大使，談到承認中共的問題，司徒雷登業已沒有適當身份，與黃華討論此一問題。而黃華則以這是惟一值得考慮的，因為中共的新政府業已證明它已獲得中國人民的接受，以及具有能力，根據國際法與各國建立了外交上的關係。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共和黨參議員諾蘭 William Knowland 運用一個聯合兩黨委員會名義，包括五個參議員及五個眾議員，提出一個聯合決議案，要求調查美國遠東的外交政策。雖然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擱置了這項決議案，可是并未使他們停止對政府的指責。四月二十六日，共和黨參議員史台斯·布瑞吉斯 Styles Bridges，以他種方式提出對國民政府的調查案，他要求國會「慎重正式調查國務院對華的態度」Full dress investigation by Congress of the State Department's Position toward China。布瑞吉斯并斥責艾契遜「真可稱之對中國國民政府英勇的努力，加以破壞；使得中國剩下最小的地方，還有自由。」What might be called Sabotage of the Valiant effort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to keep at least Part of China free。

美國國務院在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六月之間，對承認中共政權問題，遭到許多困難。六月二

十四日范登堡參議員便表示了他的看法，認為國務院就承認中國共黨政府問題，若不先與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調查及研商此事，則根本不考慮承認問題。未幾，諾蘭參議員發出一封信，給杜魯門總統，信內有十六個共和黨參議員及六個民主黨參議員的簽署；要求杜魯門總統澄清承認中共政府問題，目前尚非其時。信中并提到「就國會的觀感言，艾契遜國務卿曾於七月一日，函致康納利參議員，保證國務院於決定承認中共政權時，必會諮詢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

這樣一來，由於國會對國務院的牽制，使得美國承認中共政權作重大抉擇的一扇大門，一時為之關閉；因為這實在也基於一個國家政府，對另一國家政府的承認權利，具有選擇的自由。

其間，國會有強力的理由辯護「不承認政策」的正確性；而國務院亦主張，必須北平中共政權首先表示他的誠意，遵守國際法原則，包括對以前國民政府所簽訂一切的承諾協定的尊重。可是，此在一九四七年的二月，毛澤東即公開對美國表示，中共無意尊重國民政府對外的承諾。所以大衛·麥克李蘭在「國務卿時代的艾契遜」一書中，便提到大凡革命作亂的政權，莫不對其傳統缺乏容忍性，而中共奪取權力後的第一個反應，便是否認一切現有的國際合作的規範；而艾契遜則要美國先期對中共政權予以承認，寧非不智。

重歐輕亞禍害全球

在另外一方面，國務院在國會取得優勢反對

對華（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之一時期的外交政策，具有價值，乃使這一問題的裂痕與分歧益深；其時共和黨的一批參議員，正忙於支援美國歐洲的兩黨外交政策，又要把他們拉來分神參與支援其同僚對贊成國民政府攸關中國命運，應被制訂為一個主要的政策問題。因之，國務院乃以國會支援歐洲戰後的復元，從一個政治的辯論中，襯托中國問題不能挽回，同時也非關於美國安全利益的重大問題，且美國自身亦不必負責任。結果乃使國務院縱其對中國問題蠱惑之能事，獲取了那些共和黨穩健派參議員的絕大支持，把注意與關懷轉移放在美國對歐洲的政策上面。這一關鍵，亦留給艾契遜於中國大陸淪共之後，重訂美國對華政府甚大的麻煩困擾。

其次，由於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八年競選總統連任的大選中，得到意外的勝利；而使國務院對華政策，也不能近於理性的瞭解。本來在一九四八年美國總統的大選中，為中國國民政府在美國從事政治活動的遊說集團，對共和黨候選人杜威，寄以重大的期望，希望他能當選總統，而為美國對華政策帶來劇變。不過，即在此一時期，為中國政府遊說的政治集團，也十分謹慎，來對美國民主黨政府的主要人物，公開予以抨擊。所以杜威競選失敗，杜魯門政府受到輿論壓力，理應重新考量國民政府遷往台灣後的情勢，給與補償與援助；祇是尚不能明確知悉國民政府在沒有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下，能否固守台灣。

由於中國大陸喪失的初期，中共就對美國留在大陸的僑民、商人、傳教士，進行一連串的迫

害，如審判安格斯華德事件 Angus Ward，希斯罪案 Hiss Trials 與其他構陷誣害的事件，無異使美國人民疑雲滿佈，并且震驚中國大陸的喪失，乃是現代的一個悲劇。共和黨及右翼狂熱份子，皆欲指責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國遊說團，自然也不例外。像共和黨的周以德 Judd，布瑞吉斯 Bridges，諾蘭 Knowland 及民主黨的麥克卡蘭 Mccarran 等參議員，皆不待邀約，即已有所準備展開美國對華政策的抨擊，紛紛指責國務院。即如共和黨參議員羅伯塔虎脫 Robert A. Taft 及亞力山大史密斯 Alexander Smith，也支持中國遊說團的論調，并且指出：有很多頗值別人尊重的人，他們為了可能取得鉅大的政治斬獲，不惜故意說些不負責任的話。Showered that a lot of respectable People will say irresponsible things knowingly if the possibility of political gain is great enough.

陳之邁論胡適觀點

上面的這樣一個衝擊，竟然使得一個長期受到兩黨外交政策所束縛的政策外交政策，在美國對華政策問題上爆發開來。可是，這時中國駐美大使館的負責人員，不知道立刻捉住國會對我有利的情勢，運用國會可能的影響轉變美國對華政策，也有值得玩味研究的地方。如陳之邁博士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致函 蔣總統，有云：

「關於職等在美工作活動，對美展開工作活

動，本宜將其國務院與國會，視為同等重要機構，進行工作，然而衡酌情勢，應以致力與後者建立更為密切關係，為上計。吾人在美活動，均嚴格依照美國法律程序行事，實無危險可言。惟我國駐美大使胡適博士，反對與美國立法機構保持接觸，彼之想法，實有錯誤。」

通常在華府的外國政府大使官員，都知道透過美國的國會及新聞傳播工具，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極收功效；可是，也常會發生相反的效果，所以絕大多數的外國政府對運用國會及新聞傳播工具，又是十分的慎重。這次由於中國大陸的喪失，的確帶給美國人民一種不尋常的情感的衝擊，乃使他們易於接受這種悲殘與感人的指責，產生對國民政府一種心理與政治的好感氣氛。這時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博士，不主張利用國會轉變美國對華的外交政策，不能不說是一項失算的事。

同時，在這段時間內，若干美國對國民政府友好人士，憐愍國民政府的人士，形成一種言論，認中國大陸的失敗，在於受到美國聯邦的出賣，即是說：「Yes, We have been betrayed」，把這種言論透過美國參議員的聽證辯論，亨利魯斯所辦的「時代」及「生活」雜誌以及其他編輯的專文報導，此在大衛·麥克李蘭的大著中，就認為一個外國政府，指責另一個外國政府具有背叛的行為，通常是一件危險的事。并且也以亨利魯斯指責他的「時代」及「生活」雜誌，過分敘述中國大陸的失敗，及所發生的一切事實，應該歸罪在美國國務院的高級官員如馬歇爾、艾契遜

兩人的身上，多少有些不當。不過，關於這一點，認為亨利魯斯和他兩個雜誌所反映的史實觀點，以及認為馬歇爾及艾契遜兩人，應負對中國大陸失敗與欺騙後果的責任，還是有着相當的道理；并非全部的真理。因為此在總統 蔣公手著「蘇俄在中國」與「蔣總統秘錄」中，已有詳盡的敘述，我們固不必苛責美國友人的幫助，其間涉及意氣用事或誤解的部份，而抹殺任何一方面一切的價值，而要肯定雙方有價值的部份，因為這對中美關係的發展，是有助益的。

白皮書與中國悲劇

什麼是「白皮書」？按照美國政府的官方稱呼，應是「一九四四——一九四九年代中美關係文件彙論」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這個外交關係文件的由來，是由於美國艾契遜國務卿受到國內外許多壓力及批評，認為他處理中國問題發生錯誤，特別是將中國大陸淪陷在中共的手中。所以艾契遜便產生了一個想法，如其滿天風雨發生許多是非的言論，何如將一九四四——一九四九這五年中美關係，作一總結清算，把其間許多重要的官方文件，加以整理公佈，讓美國人民及中國的友人作一公平的裁判，不是很好的事嗎？

於是，國務院乃指派遠東助理國務卿瓦東·巴特溫爾斯 W. Walton Butterworth 及無任所大使傑塞普博士 Dr. Philip C. Jessup 為總主

編，負責整理上述五年中卷帙浩繁的中美關係文件。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八月，由美國政府印刷出版，本文佔四〇九頁，連同附錄文件，共有一、〇五四頁堪稱為一本重要的大書。

這本鉅著出版在一九四九年的八月，本來是為想平息國內外對國務院的批評，不料這本書的厚度及它的內容，竟使一般人望而却步，它尤其需要具有大學以上英文程度的人，才能讀得懂它，因此，甚少有人耐性地將這本書從頭至尾讀完一遍；就是包括中、美學術界的人士及中、美問題專家在內，多數人也祇是隨意瀏覽多翻閱了幾次。如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便說他讀到這本書，也祇是在中國大陸淪陷，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失落後，他坐飛機回美國的旅途中，才作了盡情的瀏覽。至於說，這本書到底對美國人民有多少的影響，使他們因此而瞭解一些中美外交關係的問題，進而對艾契遜個人有所好惡。可以說，根本沒有發生什麼作用。

就一般中國知識份子的感受言，并非因為他們真正讀過了這本書後，有所真切的感觸，與真切的認識；事實上，中國大陸陷共的悲劇發生在中國，他們耳聞目睹，親身經歷，感之深，體之切，無待「白皮書」，而已是非判然；真是冬天飲雪水，冷暖自知。胡適之先生為司徒雷登撰回憶錄所題前言中的心情，他引用聖經馬太福音的章句，說明彼拉多以流這義人（耶穌）的血，不在他，而在眾人，乃在水盆中洗手，隱喻美國政府在水盆中洗手。

不過，實際上，艾契遜的想法，總是認為中國大陸的戰略重要性，在地理環境上，不如近東及西歐，他寧可構思設計一個新的遠東政策，不願多化腦筋在單純的中國問題方面。而其時，日本尚在美國的軍事掌握控制之中，中國大陸的淪共，尚不至成爲這一地區的主要威脅。及至國務院所擬軍事援助歐洲的計劃，遭受挫折時；感覺到「白皮書」雖經公布，仍然不能平息反對者的怒火，杜魯門、艾契遜、康納利才感到事態的嚴重，與「白皮書」不無關係，乃決定由行政當局盡最大努力爭取參議院的支持，邀請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共和黨的議員們，參與研訂一個新的遠東政策。同時艾契遜也希望協同衆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與參院在意見的溝通上，彼此可以折衝樽俎，獲得諒解，不致貿然遭到否決。

掩飾美國政策錯誤

艾契遜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遞送傑塞普極機密備忘錄一份，要他針對亞洲共產主義問題，提出可行的對策方案。艾契遜告訴傑塞普，他的想法是：「絕對不可因為漠視這一問題，而喪失機會；乃應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達到制止極權的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蔓延。」「To make absolutely certain that we are neglecting no opportunity that would be within our capabilitie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halting the spread of totalitarian communism in Asia」

七月十九日，艾契遜看到康納利，特別向他強調，絕對需要發展兩黨共同支持對中國白皮書

的看法，以及對遠東政策的發展。同時他并進一步的說明，他業已接受了參議員范登堡在參院議席上的發言意見，將更加强行政當局與國會之間對遠東政策的合作。康納利立即表示，邀請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參與其事，的確是個好主意。

七月二十二日，艾契遜與范登堡在華德曼公園旅館 Warden Park Hotel，共就中國問題作了一個長時間的商談。范登堡雖然滿意行政當局誠懇邀請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參與制訂有關中國的政策；但是他認為這樣做，還不够。

另外一件事，是七月二十五日，有樞國會的

提案，雖說無關中國政策，但實際上却有相當的關聯；那就是艾契遜應付康納利的要求，說國務院業已不太反對貸款給佛朗哥的西班牙政府，而使康納利可以如釋重負。但是康納利反應強硬，艾契遜乃加解釋，說國務院不再基於政治立場，反對此項貸款，并且提早同意美國進、出口銀行貸款西班牙政府。他并且向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表示，對佛朗哥政府建立密切關係，實無好感。

將軍事援外計劃，重新草擬，無異牽制了總統的外交權力。尤其是想以這些努力，緩和共和黨議員對政府的批評攻擊，也成為徒勞無功；復使國務院所努力爭取兩黨議員共同支持對中國的白皮書意見，也遭到了挫折失敗。共和黨具有影響力的國會議員們，反應冷清，不予支持。由這些事實，可以看出美國的國務院儘管對華政策發生強烈的偏見，頗有以白皮書掩蓋天下耳目，以積非為是，特別想惑惑國會的兩黨議員，與其同一步伐，但是兩黨議員中，特別是共和黨議員不易為其操縱，他們比較具有自己的真知灼見。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三

寸草悲

徐櫻女士著

定價台幣捌拾元

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至情至文感人至深，要目有：俺爹爹。父親軼事二三則。俺娘。紀念父親。回憶奶奶。紀念大哥。先兄道鄰事略。哭三哥。紀念三哥。羅馬三年。哭父親等篇，附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憶奶奶原文及譯文各篇另珍貴圖照多幀，蔣復璁先生序，篇篇精彩，歡迎購閱。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鐵血精忠傳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餘頁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海天感舊錄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嚴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沖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蹤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秘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曾澈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圍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共二百多篇，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鏟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